我们为何常常用工业化的手段解决错误的问题

Eliakim M. Kambale

FF-0001 · v1 · zh · 2026-11-17

译自 en v1

https://contributions-ledger.org/freeforms/ff-0001/v1/zh/

为什么我们总要向过去的失败开战，有时甚至不惜拿此后建立的一切去冒险？我一直在思考，所谓人生成功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被看见、被仰慕、被尊重，还是积累足够的权力，让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发生？我怀疑，有些看似雄心壮志的东西，其实是在回应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不被认真对待，不被注意，被人弄得觉得自己没什么特别有趣或值得喜欢的地方，等等。

人们有时会创造伟大的事业，只为证明某个人错了。那个从未相信自己的父母，那个轻视自己能力的老师，那个从不认真看待自己的女友。或者，一名女性被男教授贬低了能力，于是投身女权主义，立志自己也成为教授，证明女人同样能成功。成就向那个人传递着一个信息：“你看错我了。”这也适用于男人：一个男人买下豪车，开到曾经拒绝过他的女人住的街区兜风；或者，他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新恋情，盼着前任们看见。多年以后，那个人的判断，可能还在决定什么值得自己用整个人生去努力。

不过，这里面有个陷阱。想象一个在高中时觉得自己毫无存在感的年轻书呆子。他拼命工作，成了成功的商人。他如今能吸引目光，但其中有些人只是想接近他的地位或金钱。他为让自己变得值得渴望而获得的那些东西，反倒让他更难分清，是否有人渴望的是他本人。金钱和权力可以改变周围人对他的态度，却未必能改变他被忽视时的感受。他可以按几乎所有社会公认的标准取得成功，却仍然困在当初促使他开始奔跑的那个问题里。

黄仁勋喜欢讲述自己在大学里认识妻子洛丽的那段轶事：他和她一起做了几个月的作业，才鼓起勇气约她出去。在他的叙述中，吸引我注意的是其中发生的交换：他提供资源，以换取她的关注，而且成功了。也许他从未学会别的方式，后来便继续积累更大的资源、更多的权力，以确保得到这种关注，不仅来自洛丽，很可能也来自其他女人。虽然众所周知，所有男人都要为获得性关系付出代价，但一个情场老手，也许只凭几个笑话、一点撩拨的技巧和恰当的氛围，就能一分钱不花地约到对方。这里的问题是，黄仁勋是否学会过，不借助身外某个让自己发光的东西，也能吸引关注。在大学里，那个东西是他通过一起做作业而向洛丽承诺的全优成绩；后来，它变成金钱、名声、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以及这个职位带来的影响力和权力。他的资源越来越多，可他寻求感情的方式，真的改变过吗？

也许，变得强大得令人敬畏，比主动走近一个人、冒着被拒绝的风险，更容易想象。也许，他对她感情的渴望，已经与另一个愿望纠缠在一起：成为一个再也不可能被忽视的人。一个人的关注，于

是承载了远远更沉重的扬眉吐气。他只要被渴望就会满足吗？还是依然需要成为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人？

从外部来看，黄仁勋被报道的婚外情，以及失去首席执行官职位，似乎是用一种愚蠢的方式，让自己三十三年来建立的一切陷入风险。然而，换一个角度看，他过去的伤口可能一直是他的阿喀琉斯之踵，而他也许没有发现，每次重述与妻子相识的故事，都在向全世界暴露这个弱点。因此，任何给他一点感情和关注的女人，都可能触及那层权力下面的年轻书呆子。在你认定他做了一个“坏”决定，或错误估计了风险之前，别忘了，他的潜意识也许恰恰在正确地使用那些权力，即用它赢得自己从未赢过的战争。对他而言，那不是为了那么一点回报就扔掉一切，而是终于将武器用于当初取得它们的目的。也许，我们从来没有因为那些事物本身而想要自己建立的东西。它只是一部对抗过去失败的战争机器，为了取胜，可以牺牲。

有时，我们建立了一支军队，只为打一场原本用一把菜刀就可能结束的战争。有人花上多年积累财富，因为他想被人渴望，而学习如何吸引一个女人，也许能更直接地解决困难。我想到那些电视剧的情节：一个得不到女人注意的男人加入军队，经历严酷训练，成为征服者，或获得击败反派的力量。他回来，期待她终于会用不同的眼光看他。如果他可以请求一种天赋，为什么要请求击败军队或在决斗中取胜的力量？为什么不请求吸引那个自己原本只想搭话的女孩的本领，或者干脆请求不再需要她的关注？

我总是惊讶于，人们竟然能创造奇迹、改变世界，仅仅是为了避免改变自己。我想到某些如此害怕承担责任的女权主义者：为了追求女性安全，她们宁愿重新教育男人，教他们同意与尊重边界，反复向男孩灌输绝不能伤害女人，也不愿自己学习，并教更年轻的女孩，如何辨认危险、避开危险。

在我看来，真正的赋权，是学会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保护自己。它不应该依赖于，你是否有幸生活在一个能够控制潜在施害者教育的国家。你可以完善制度，但无法保证每一个男孩都能被正确地“格式化”。只要有一个带着缺陷走出来，危险就仍然存在。

更简单、更务实的办法，是获得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并把它随身带到任何地方。它让你无需依靠庞大的政府，去重新塑造整整一代男人，也能识别危险并避开它。

并非想岔开话题，但为什么你的安全应该成为整个社会必须围绕它重新组织起来的最高善？是什么赋予你权利，为了自己的舒适而塑造所有其他人？为了让自己不必付出任何努力，就决定别人该怎样生活，这难道不傲慢、专断而又自我中心吗？我在其中看到一种公主或女神心态，一种唯我论：一切围绕我旋转，所有人都应该服务于我和我的需要。

在那些指责男人不负责任、把婴儿丢给自己的单身母亲身上，我也看见同样的模式。其中有些人原本可以选择更可靠的伴侣，或者在结婚之前把双腿并拢。在我看来，这与那个为了得到女人关注而征服世界、却不去学习如何吸引她的男人，如出一辙：说到底，是在勤勤恳恳地解决错误的问题。

男人常常会选择务实的解决办法。为了避免不实指控，他们会避开某些场景，比如关着办公室的门与女同事谈话，和女同事一起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或单独与一名女性乘电梯。他们不需要重新塑造整整一代女性，确保没有任何女人会以一个无辜男人从未做过的事诬告他。他们调整的是自己的行为。在这件事上，男人更务实。但谈到吸引女人，他们却忘了这种务实。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吸引女人已经和证明自己、洗刷过去的评价纠缠在一起。他希望她的关注能为关于自己的某个问题画上句号：自己是值得渴望的，那些忽视自己的人错了，自己再也不会微不足道。在保护自己时，他能够接受限制并调整行为。她的冷淡却可能更难接受，因为那仿佛是对他价值的判决。学习调情，仍然意味着他本人可能被拒绝。积累金钱、地位或权力，则提供了一种幻想：终有一天，自己会变得让人无法拒绝。

积累资源本身，也可能带着某种熟悉感。他知道如何工作、竞争、积累。没有这些保护而走近一个人，需要另一种能力，或许正是他一生都在回避的能力。他的推理仍然可以十分有效，却服务于一个自己从未审视过的情感目标。非凡的能力，也可以全部用来解决错误的问题。

这又让我想起那个寻求魔法力量的普通人：为什么请求自己永远不再被拒绝，而不是请求自己对拒绝产生免疫力？第一个愿望把重担放在了对方身上，而对方的回应是他无法控制的。他的安全感，取决于她继续渴望他，取决于另一个人按某种方式行事，好保护他的自我价值感。不管他变得多么强大，她仍可以选择别人，也可以仅仅改变心意。他试图得到的保护，始终无法真正得到保证。

学会承受拒绝，似乎是一种更值得获得的力量。我说的免疫力，仍然给在乎留有空间。被拒绝依然会痛，尤其当那个人很重要的时候。但失望不必变成一个必须靠多年成就来推翻的判决。如果一次拒绝不会威胁你对自己的全部认知，你在争取所欲之物时，就少了一些犹豫的理由。你可以走近一个人，表达兴趣，提出建议。这样的自信，可能会打开某些门。没有打开的门，也不必削弱你的自尊，或让你觉得余下的人生不够好。那个寻求魔法力量的普通人，完全可以在变得非凡之前就走近她。之后，他仍有自己的人生可以回去。

三种心态似乎有帮助：“这一切也终将过去”，给感受一些改变的时间，可以安抚被拒绝的痛苦。“拒绝是在为你指引新方向”，让注意力有别的去处，可以重新点燃继续敲响其他门的动力。而不执着，让你维持接纳的状态：无论结果怎样，你都会继续生活。到目前为止，你一直没有它，也活到了现在。如果它没有实现，你仍然可以没有它而生活。你依然可以想要它，并努力争取。能够在没有它的情况下生活，给了你接住答案的余地，包括那个你希望不要听到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疗愈也包括：当旧有的感受再次出现时，你不必再组织一场对抗它的战役。

有些战争，并不是要在物质的、三维的世界里打，而是要在内心打。我想到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而属于上面的世界。”也想到那句常见的、对荣格思想的转述：“在你将无意识变成有意识之前，它会指引你的人生，而你会称之为命运。”

我们的大多数冲动，并不是理性的决定，而是情绪反应。有人拒绝你、侮辱你，或者给你一点关注，突然间，你就准备围绕那种感受安排自己的人生。按照弗兰克尔的精神，所要付出的努力，是在刺激与自己的回应之间留出一点距离，让自己能决定怎样回应才合适。在建立一支军队之前，也许你需要先问问，那种感受究竟是否需要一场战争。

引用信息

Eliakim M. Kambale. (2026-11-17). 我们为何常常用工业化的手段解决错误的问题. Freeforms, FF-0001, 版本 1 (zh). https://contributions-ledger.org/freeforms/ff-0001/v1/zh/